

# 怪才陳夢吉

冯沛祖 著



耍滑头，擅机智，袖里乾坤，妙趣横生；  
斗豪强，扭计师爷，民间留名。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 怪才陈梦吉

冯沛祖 著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 怪才陈梦吉

作者 冯沛祖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三路大龙别墅 A-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金凤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571-541-6/J·390

定价：11.50 元

# 目 录

第一回	陈梦吉人细鬼大	牛王炳称霸学馆	1
第二回	撬厕板暗算恶人	卖口乖免费剃头	6
第三回	汤丸档整锅报废	老先生误陷奇阵	12
第四回	充火药戏弄举人	巧移祸逐走象师	18
第五回	单眼棋中伏大伤	水手牛莫名遭打	24
第六回	雪耻辱雨夜灌水	图白食计赚老秦	29
第七回	文昌阁闹酒出事	巧拖延化险为夷	34
第八回	弭大祸妙言三句	施小计得银十两	39
第九回	老秀才失策大损	小讼师豪赌全胜	44
第十回	出暗招反诬肥佬	寺门外突袭番鬼	49
第十一回	老进士迂腐论礼	扭计王戏耍孤寒	55
第十二回	借皇权阴谋陷害	复圣石智救翰林	60
第十三回	求自由如玉舍命	救烈女梦吉逞才	66
第十四回	遭勒索财主末路	抓把柄讼师解危	72
第十五回	凭机智逃出险地	避仇人一箭双雕	80
第十六回	枉风流浪子丧命	报宿怨二陈设局	88
第十七回	老讼师损名破财	南华寺主仆被赶	95
第十八回	游韶州夕照皇冈	解危难敲诈知府	101
第十九回	取布衫梦吉仗义	重修庙周仓显灵	109
第二十回	论三国智难学究	讨欠债借力无形	118
第二十一回	欲偷欢村姑枉死	破奇案引蛇出洞	124
第二十二回	说卢沟书生怀古	赴京师路阻长沙	130
第二十三回	财化水郎中无计	调公文讼师妙算	138
第二十四回	乱伦案捉奸在床	救两命梦吉扬名	144

# 第一回 陈梦吉人细鬼大 牛王炳称霸学馆

广东省会广州城，在过去四乡南番顺的人口中，通称为省城。省城以南五十来里地，有一个顺德县的辖镇，叫陈村，面积有五十多平方公里。据考证，这地方原来叫龙津，只因东汉建安太尉陈临死后在村头建有陈太尉庙，故后来便改了今名，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了。这里除西淋岗及零星小丘外，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道纵横，排灌方便。主产稻、甘蔗、塘鱼，尤其是盆栽花卉历史悠久，又有“花乡”之称。在中国历史上，此地曾出过几位名人，如明代正德年间的户部尚书张泰、福建右布政苏葵、明代岭南著名诗人欧大任、清代末年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等，不过在老百姓的传闻中，这几个所谓历史名人并没有什么名气，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反倒有个名不见经传的滑稽人物，据说是清代道咸年间出生在这个陈村的，被省城及四乡人传说得几乎家喻户晓，此人便是广东民间掌故中赫赫有名的陈梦吉。

陈梦吉到底生在何庄何寨，似已无从稽考，只说这位长大后一身计的人物自小便是人仔细细，诡计多端，在小孩堆中出了名。话说他长到五六岁时，有一天，他的舅父（广州及四乡人称舅舅为舅父）大头文做生日，亲友云集，好不热闹，一大群小孩更是蹦蹦跳跳叫嚷，嬉戏玩耍。当时的人可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正所谓多子多福，两公婆小说也有五六个小孩。大头文看这帮小孩玩得如此高兴，想考考哪个最为精灵，便把他们叫到面前，道：“你们一个个听着，现在一人一杯热开水，谁喝得快，我就请谁去三楚酒楼吃鸡翅面！”

这伙小孩一听，即时眉飞色舞，立即接过热茶后就拼命猛喝，只烫得一个个“雪雪雪”的叫。陈梦吉接过茶杯，却是不饮，急转身走进厨房，看那个大水缸比自己还高，够不着那年代并没有自来水，便对正在那里指挥厨工斩烧鹅，煲猪肉，腊肠蒸腐竹的妗母（广州及其四乡人称舅母为妗母）叫道：“妗母，快，舅父说要半碗清水！”

妗母正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跟这小孩子说话，顺手便舀了半碗清水给他。陈梦吉左手接过，右手便把杯中热水往碗里一倒，立即成了和和暖暖的阴阳水，再转手倒回一杯，把碗往厨台上一放，人已走向厅堂，当着舅父和众小孩的面，来个渴驴奔泉，长鲸吸水，把杯中水骨碌骨碌喝个干净，大叫一声：“我喝完了！”那时候其他小孩还在被烫得“雪雪雪”。

大头文看这外甥如此精灵，不禁把大拇指一竖：“吉仔果然是人细鬼大，名不虚传！”一把拉住陈梦吉的手，“走！舅父说到做到，带你去食鸡翅面！”

哪知陈梦吉却不去食面，把小小的右手掌向前一伸：“鸡翅面一毫一碗，舅父给我一毫得了。开饭时鸡鹅鸭大把有得吃。”

大头文连赞吉仔聪明。陈梦吉得了一毫钱，欢天喜地，只羡慕得那些被烫痛了嘴唇的小孩流口水。

不觉到了八岁，陈梦吉要上学了。

那时候，供农村儿童读书的地方不叫学校，学校这名称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至1913年教育部公布新学制时改学堂为学校的，甚至还不叫学堂，称学堂也是以后的事。那时叫私塾，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塾师自己开办的所谓学馆；一类是地主设立的所谓家塾；还有一类叫义塾，是靠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维持，或由有钱人捐款举办的，入学儿童免收学费。不管哪一类，都是属于私人办学。一般说来，每个私塾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没有规定的教材，也没有规定的学习年限，不像今天规定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入学儿童也没有规定的岁数。

陈梦吉上的私塾属于第一类，是塾师自己开设的学馆，这位塾师姓黄名学嘉，是个老秀才，在考场里脚毛掉了不少，就硬是中不了举人，更莫说当进士，做状元。自以为熟读诗书，满腹经纶，怪只怪考官有眼无珠，不懂得如何为朝廷选拔人才，以致自己怀才不遇。不过一肚子牢骚没有用，更填不饱肠胃，读书人既手无搏鸡之力，又没有别样技艺，老来就只好在村里办间私塾，收学费混口饭吃。

那时候鸦片烟正在省城及四乡大肆泛滥。林则徐销毁鸦片，英国佬随即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清廷惨败，一纸《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默认鸦片贸易，致使鸦片走私公开，几乎是畅通无阻。据统计，战争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广州有鸦片窑口二十余处，鸦片铺五六百家，流毒四乡，每岁中国白银几千万化为烟土。当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吸食鸦片者甚众。黄老先生自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口之乎者也，说不尽的孔孟之道，却也受不住这洋玩意的诱惑，成了半个鸦片烟鬼，课闲时，便要躲起来吸上两口。

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烟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现且不说黄老秀才因吸鸦片使本已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不富裕，只说陈梦吉上了没几天学便受了牛王炳的气。

上面讲过，入学私塾的小孩几乎是没有年龄限制的。牛王炳在班里年纪最大，已十一岁，比陈梦吉高出半个头，下面还有亚福亚寿几个同学听他的指挥，平时好称王称霸。黄老先生馆规虽严，但总有看不见的时候，趁老师没看见或去吸两口鸦片烟时，牛王炳就时时趁机欺负别的同学，扭人一下面珠，要人叫他契哥。有钱分人两个，有吃的就来抢吃一份。他人多势众又高大牛王，打又不够他打，向老师告状，黄老先生只当是小孩间玩耍，只是训斥几句，不当回事，事后说不定还要被牛王炳报复，因而大多数同学都有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陈梦吉初来报到，人地生疏，正所谓新来新猪肉，就更易成了牛王炳等人欺负的目标。只说这一日阿吉回到学馆，从书包里拿出个新会甜橙，用小刀挑了橙蒂，拈下啜下，津津有味，哪知牛王炳刚好走过，一手将橙抢过来，还说上两句便宜话：“吉仔！分甘同味，独食难肥！让契哥炳我试下好味不好味！”话未说完，就把橙往嘴里一放，用劲一拈一啜，整个橙便干了一半，还留下几个牙印，一片口水，还给陈梦吉，这还叫人怎么吃？气得陈梦吉干瞪眼。

陈梦吉知道自己打他不过，也不哼声，心想：“好！牛王炳！现在让你恶，过两天就要你吃苦头！”那半个橙也不要了，随手一扔，扔到窗外的泥地去。

过了几天，陈梦吉到屋后花园找了几个芋头，用小刀慢慢削成马蹄形（广州及四乡人称荸荠为马蹄），又在家里拿了几个马蹄，削去皮，用纸包好，上学馆来。

这天黄老先生讲解《三字经》，这是我国过去最有名的启蒙课本，私塾儿童必读，不认识字的人也会讲两句“人之初，性本善”。黄老先生正讲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鸦片烟瘾起，几乎打起阿欠来。陈梦吉上了十来天学，知道这位“教不严师之惰”的老先生就要回房去抽上两口，便立即轻轻拉开抽屉，偷偷吃得马蹄来，吃完一个又一个，真是津津有味，看得坐在他隔行左边的牛王炳几乎流口水，心中在叫：“你个死吉仔，如果你不留几个马蹄给我契哥炳，看我放学后不揍你！”

正是莫食鸦片烟，一食魔鬼缠；烟瘾若是起，鼻涕眼泪流连连。这黄老先生摇头晃脑一回，实在是忍不住那烟瘾，便叫一声：“你们温习！”弓着背就踱回房去。老师一走，这伙小孩立即翻天，而陈梦吉刚好把马蹄食完，一手拿了草纸，二话没说就溜出课室，如厕去也。

牛王炳一见老师回房，吉仔离台，立即飞扑过来，一把拉开陈梦吉的抽屉，哗！里面还有十个八个马蹄，不禁大叫一声：“有马蹄食！”手到擒来。

平时跟着牛王炳欺负人的阿福阿寿阿猫阿狗立即也扑过来抢食，五爪金龙，尽快把马蹄往嘴里塞，免得吉仔回来看见。你一个我一个，就怕吃迟了。真如风卷残云，瞬间扫光。咦？什么味道会涩扎扎的？阿寿第一个吐将出来：“这马蹄怎会是这样的……”

“味”字未说出，那舌头已经开始肿胀。牛王炳吃得最多，简直如牛食牡丹，一个下肚立即又是一个，发觉有异时，舌头已然胀大，随即就大到顶住腮颊，舌尖是又麻又木，伊伊呀呀，更是说不清话了。

登时整个学馆哗然，学童们大喊大叫，有三两个年纪小的，吓得呆了，几乎没哭出来。黄老先生正在房中直竹横床，吞云吐雾，悠悠游游，如醉如仙，猛听得外面如此嘈杂，大吃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烟也不抽了，跳下床急步而出，大声喝问：“你们有功课不做，嘈吵什么！”下巴的白胡子颤得一根根的抖。

牛王炳平时对同学欺欺霸霸，但毕竟是小孩，见老师一脸怒容，也早惊了，张口结舌，更说不明白。而黄老先生一见几个学生如此光景，只知用手指口，却是说不清楚话，也心慌了，心想收你三几钱银学费，别给我搞个大头佛出来，也不再追问原委，立即吩咐几个学生去通知家长。

乡村地方小，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快就全村皆知，加上村民平时又没有什么嗜好，一有什么新闻自然就爱凑热闹。只一会儿功夫，十多个家长便急匆匆赶来学馆。

那时黄老先生终于弄明白，这几个舌头胀大的学生是因为偷吃了陈梦吉的马蹄，但马蹄又怎会令人舌头肿胀？正好陈梦吉如厕回来，黄先生便问：“吉仔，你的马蹄是什么马蹄？！为什么其他同学吃了会变成这样？”

陈梦吉早料定有这个结果，心中正是得意扬扬，嘴里却是非常笃定：“回黄老师，那些不是马蹄，是芋头。我家有个家传秘方，热气（上火）就食生芋头，我这两天发热气，所以就食芋头。我吃了这么多都没事。”看看黄老师，又看看四周的家长，“我的芋头放在抽屉里，并没有叫他们吃，是他们不问自取。”

“不问自取，是为贼也。”这是当地人常说的俗语，不过陈梦吉不说后面那句，免得大人的面子不好过，说不定就会责打儿子，事后牛王炳等人会向自己报复。

众家长一听，原来还想骂陈梦吉的，这时也没话好说了，谁叫你的儿子偷人家的东西吃？黄老师一听，更是切责牛王炳等人不对，有违孔圣人的“非礼勿动”遗教，那些家长也跟着各自责骂自己的儿子。牛王炳阿福阿寿等人被骂得低头认错，只是鼓了一肚

子的气。嘈吵了一会，才算了事。

经过这一次，再加上家长的责打，牛王炳等人总算收敛了些，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偷别的同学的东西吃，尤其对陈梦吉，不是见陈梦吉自己正在吃的，就不敢偷。不过牛王炳总是牛王，恃着自己够高大，又打得，终是劣性难改。有一次陈梦吉拿了个西樵大饼上学馆，正吃得津津有味，就突然被牛王炳夺过来咬了一大口。陈梦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饼损失惨重，自然心中气愤，但也只得自认倒霉，莫奈其何。

不觉到了中秋节，学馆放假。八月十六重新开学，陈梦吉带了一个豆沙月饼回馆。待黄老先生又回房吞云吐雾时，便把月饼放在桌上，用刀切成六份，吃一下，看一下，嗅一下，样子是十分的滋润。牛王炳一看，又有得吃，难道你吃得我不吃得？走过来便拿了两块，嘴上道：“有好东西也不关照我契哥炳一声。”边说边把月饼往嘴里塞，咀嚼几下便吞，再吃第二块，唔？怎么会是一口的臭气？不禁大叫起来：“吉仔，你的月饼怎的像有猫屎味？”陈梦吉道：“契哥果然识货。我夜睡咬牙，有人就向我介绍一条秘方，说是猫屎干混和麻糖鸡屎，便能治好，我怕臭，于是就把它埋在月饼里食。炳哥想必也是夜里咬牙，这方子就正是好了！”

牛王炳不听还没事，一听，只觉满嘴臭气上冲脑门，下透丹田，即觉反胃，急奔出课室，“哇”的一口便吐将出来，其他同学一看，不觉哄堂大笑：“牛王炳食猫屎干混鸡屎！”

黄老先生刚过完鸦片烟瘾，听到外面嘈吵得像开了墟市，急得抖着白胡子从房里冲出来：“你们这帮调皮鬼，又发生了什么事！”

阿寿一指陈梦吉：“是他……”

“阿寿你别乱说！”陈梦吉白阿寿一眼，然后恭恭敬敬地向黄老先生微微一躬，淡淡定定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最后加重一句：“我的月饼是用来治夜里咬牙的，是梁炳自己拿了去吃。”

陈梦吉读书聪明，黄老先生对他有所偏爱；牛王炳不时被同学告他欺霸，书又读得不好，黄老先生从心里就不喜欢。听了陈梦吉的讲述和其他同学的七嘴八舌，老先生明知是陈梦吉这小鬼头有意暗算牛王炳，也不责怪，反而顺手拿起教坛上的戒尺，对正双手捂着肚子走进课室的牛王炳喝道：“要你不得抢同学的东西吃你偏要抢！恃大欺小，屡教不改，若不加以惩戒，何以对孔圣人！教不严，师之惰也！拿手板出来！”

广州及四乡人为什么把过去的私塾叫做“卜卜斋”？就是由于塾师可以用戒尺打学生，一般便是打手掌。牛王炳刚才已呕到眼冒金星，几乎吐出黄胆水，现在一听老师说要打，毕竟是小孩，心中是又委屈又害怕，当即便哭叫起来。黄老先生昨晚被老婆诉说了一夜，说他百无一用是书生，枉读圣贤书却抽鸦片烟，说得他闷了一肚子气，心情仍是恶劣，也不管牛王炳如何哭叫，拿过手掌来，“啪啪啪！”就是三下，立即起了三条红痕，痛得牛王炳更是大哭大叫。

“都坐回座位上，上课！”

合该牛王炳倒霉，黄老先生偏要他背《三字经》。才收住眼泪，掌心还在火辣辣的痛，平时也没用心学，再加上那时的教学方法，只知死背，不求甚解，好像今天仍有不少老人家，字不识几个，《三字经》却能背得出，但要他解释却半句解释不出来，这样的学习法，哪能学得好？结果牛王炳一边抽着鼻子，一边便把“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背成了“人不学，方少时；为人子，不知义”了。气得黄老先生又抖起

白胡子，戒尺猛拍教坛：“阿炳！怪不得你不知义又不学了！回家把《三字经》抄三遍，明天交来！”听得牛王炳成个苦瓜干那样的脸，陈梦吉心中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陈梦吉的痛快很快就要付出代价，因为牛王炳把怨气发在他身上。

第三天放学，陈梦吉与老友倒眼平边说边笑走回家，来到村边一间小泥屋的拐角处，四下无人，牛王炳与阿福阿寿突然扑出来，把陈梦吉掀翻在地，一个按手，一个按脚，牛王炳顺手扯头发扭面珠，再扯下吉仔的裤子，拿起那枝寸楷羊毫，蘸饱了臭墨，就在陈梦吉的八月十五上画起圈圈来。正所谓强权之下无公理，陈梦吉再精灵，也是无计可施，只得哇哇乱叫。白白的屁股蛋一眨眼间便成了黑风山。牛王炳见仇已报，向阿福阿寿打个眼色，嘻嘻哈哈一哄而散。

陈梦吉爬起身，一摸屁股，沾了一手的墨汁，再看衫裤，全是泥沙；书包被踢得老远，文具书本散了一地。心中那个气那个恨，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

牛王炳三人扑向陈梦吉时，倒眼平一看势头不对，立即躲到小屋后面。他虽跟陈梦吉老友，却不敢得罪牛王炳，害怕他也来找自己霉气。现在见牛王炳等人已跑了，便出来帮陈梦吉收拾书包，道：“吉仔，我来做证人，向黄老师告状，要黄老师教训牛王炳！”

陈梦吉提起裤子，拍拍身上的泥沙：“向黄老师告状，他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黄老师未必相信，就算相信，最多就是责骂几句，打两下手心。怎报得了这奇耻大辱！这事我要亲自报仇，非要让牛王炳知道厉害不可！平仔你不要跟人说。”

陈梦吉回到家，偷偷躲在厨房里洗屁股，洗了三盆水才算洗干净，一边洗一边立誓赌咒，必报此奇耻大辱。第二天回到学馆，一个个同学看着他笑，牛王炳走过来，又扯他一下头发，扭他一下面珠：“陈梦吉你还知不知我契哥炳的厉害？如果你敢向黄老师告状，我就画到你的八月十五变五颜六色！”

陈梦吉看他一眼，不哼声，这时黄老先生正踱着步走进课室来。

要知陈梦吉如何洗雪这一耻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撬厕板暗算恶人 卖口乖免费剃头

陈梦吉人仔细细，却是能忍。以后三几个月，他在学馆里沉默寡言，只管专心读书。牛王炳抢他东西吃，他也不哼声。小孩子不言不语，会令别的小孩觉得害怕，不想跟他玩。牛王炳见陈梦吉这样冷漠，想欺负他也觉得没什么瘾头，三几个月下来，倒也没闹出什么大事。

不觉便进入冬季。广州及其四乡在冬天时并不很冷，但若来了寒潮，也可冷到入骨。这几天便来了寒潮，北风呼呼，气温骤降。陈梦吉觉得时候到了，就实施他的报复行动。

话说学馆的厕所，在学馆右边一条小泥路的尽头，是用木板搭成的，只有一前一后两个坑，也用木板隔开，后面的那个坑是黄老先生一家人及学馆的佣人专用，前面的那个由学生公用。学童无知，又所谓懒人多屎尿，不少人都喜欢借口如厕而蹲在坑上看公仔书（连环画），写乌龟画公仔。坑只有一个，学生却有几十，有时便会出现争厕纠纷。牛王炳够牛王，他如厕时，别的同学便得避他，原蹲在坑上的也快快提裤子走人。大家恨死牛王炳霸道，却是不敢跟他硬碰。

陈梦吉看准牛王炳几乎每天上课前都会躲在厕所里看一会公仔书，这天陈梦吉一大早便来到学馆，看看四下无人，便抱了一把泥沙，溜进厕所，从书包里掏出螺丝刀，弄了一会，终于将坑板撬起，再放回原处，然后透过板隙观看来路。一会儿，看到倒眼平远远走来，陈梦吉蹲回坑上。倒眼平一入来，陈梦吉便装出痛苦脸容，道：“平仔，我昨夜着了凉，今朝闹肚痛，痾烂屎，不知要痾多久，你还是去塘厕好了。”倒眼平只好走人。

倒眼平一走，陈梦吉又趴到木板前看来路，一会儿来了阿猫，后来又来了阿狗，陈梦吉又把这番话对两人说了一遍，那痛苦脸容更叫人不得不相信，阿猫阿狗无奈，也只好走人。

离上课还有一刻多钟，陈梦吉终于看到牛王炳从路头那边走过来了，心中叫一声：“牛王炳，我叫你恶有恶报！”

这间木板厕所，钉得本来就不密实，板与板之间间隙不小。陈梦吉移动坑板，让一头仅仅搭住下面的圆木方，露出的大逢隙铺上泥沙，以免露出破绽，三下五落二搞妥，然后一溜烟似的出了厕所，绕道赶返课室。

陈梦吉刚在座位坐定，便听到厕所那边传来牛王炳惊恐的喊叫：“救命呀！救命呀！……”

那时几十个同学已来得七七八八，一听这叫声，知道会有什么热闹看了，乱哄哄的叫着，一窝蜂似的冲出课室，向厕所那边跑。陈梦吉心中得意，不过他不露声息，只是跟在其他同学后面去看热闹。大家还未跑到厕所，便听到学馆女佣张二婶大叫：“快来帮手呀！阿炳掉到屎坑里啦！”

牛王炳这回真是惨了，整个人陷进小粪池中。幸好他长得高，总算没遭灭顶之灾，

但天寒地冻，张二婶把他拉上来时，已是衫裤湿透，尽是屎尿，臭不可闻。脸青唇白，又冷又惊，上下牙齿打战，那双牛眼痴痴呆呆。黄老先生听到喊声，躬着背小跑而来，一看这般光景，不禁大叫：“张二婶你快带他回家洗干净！快带他回家洗干净！叫他爸带他去看医生！叫他爸带他去看医生！”

这天上午的课几乎是上不上都无所谓了。这伙孩童对牛王炳遭殃大部分在心中都是幸灾乐祸，在下面窃窃私语，有些在偷笑，不过大家都觉得奇怪：牛王炳平时眼明手快，怎会自己掉到屎坑里？

黄老先生见这帮学生听课时心不在焉，也没了那摇头晃脑的兴致，同时心中也在犯着狐疑：是哪个调皮鬼有意暗算梁炳，这事可大可小，难道又是陈梦吉？应该查个清楚，便抖抖白胡子，道：“你们好好在课室里温习，谁也不得乱跑！否则打三戒尺！”说完，踱着步出了课室，向厕所那边走去。

走没多远，看见张二婶正好送了牛王炳回来，便问道：“阿炳怎么样？”

“他妈从头到脚给他洗了一遍，现在已带了他去镇上看医生。看他脸青唇白的样子，看来是吓得不轻。”

黄老先生点点头，心中真有点怕，因为牛王炳的父亲梁三财，是村里的地主，有十亩八亩良田；又是省城的商家，开有一间不大不小的颜料铺，在村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平时不把一般村民看在眼里，如果牛王炳这回有什么冬瓜豆腐，虽然可以说是他自己不小心掉落屎坑，但作为塾师，总多少有点干系。

顿了顿，黄老先生又问：“张二婶，今早有没有看见谁去过厕所？”

“今朝一大早我在院里扫地，看见吉仔进了厕所，似乎好长时间没出来，后来好像阿猫阿狗也去过，别的没怎么注意。”

黄老先生心中明了七八分，点点头：“没事了。”慢慢踱步进厕所去。

黄老先生走回学馆时，已断定是有人撬起了坑板，设局暗算牛王炳，因为承坑板的木方上分明是螺丝刀撬过的痕迹，而此人十有八九是陈梦吉。不过黄先生没有立即查问，直到下午放学，才叫陈梦吉留堂。

陈梦吉走进老师的书房，只见黄老先生满脸威严地坐在太师椅上，桌上放了一条藤鞭、一把戒尺，心就慌了，怦怦怦的跳。只听黄老先生喝道：“吉仔！今朝一大早你就躲在厕所里不出来，在里面做了什么！？”

陈梦吉本来以为自己设局是神不知鬼不觉，一听这话，知道事情已败露，不过还想死顶，便道：“昨夜睡时着了凉，今朝拉肚子，所以……”

“不要做错事不承认！”黄老先生“啪”的一拍戒尺，“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文过饰非，罪加一等！查证出来，断难原谅！”

陈梦吉毕竟只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听老师这么一喝，吓得不觉呆若木鸡。

“吉仔，”黄老先生口气放缓了些，“同学间斗气，可不能搞出大件事。阿炳这回若有个什么冬瓜豆腐，他爸会跟你善罢甘休？你还不把你老爸气死？阿炳究意跟你有何怨仇，你要这样设局暗算他？”

这一问问得陈梦吉眼圈一红，便流下几滴泪来。低着头，把牛王炳平日如何欺负同学，争霸厕所，用墨汁在自己屁股上画圈圈等事说了一遍。最后道：“这件事是我做的，以后不敢了。”

黄老先生听到牛王炳原来是如此霸道欺负人，心想让他吃下苦头也好，只要别闹出

事来就行。只是这个陈梦吉，年纪小小，就一肚子诡计，看来以后也不是个走仕途的人物，但一细想，自己皓首穷经，那又如何？不过在村里做塾师罢了！不觉心中感慨，站起身：“吉仔你跟我出去走走。”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步出书斋。

学馆之地，环境甚佳。馆外修竹万竿，扶疏有致；左边不远处是陈氏祖祠，祠外有一片风水树；右边是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路旁栽种水松，直通墟市。走不多远便是一个大鱼塘，岸垂杨柳。时正黄昏，夕阳西下，雾霭茫茫，炊烟四起，别是一种南国乡村的景致。

黄老先生在鹅卵石径上踱着方步，看四周清静幽雅，煞是醉人，心情又慢慢好起来了。陈梦吉跟在他后面，见这个老先生口中开始念念有词，也不知是吟诗还是作对，心中只是忐忑不安，不知老师为何要带自己出来，莫非向爸爸告状？

黄老先生摇头晃脑了一会，突然回过头来叫一声：“吉仔。”

“是，黄老师。”陈梦吉向前紧走两步，毕恭毕敬。

“你平时读书不笨，不少人也赞你聪明；你爸又是个读书人，想必教你读过唐诗，讲过串句对对。这回你犯了塾规，理应加以惩戒，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你犯事是犯在厕所上，就以厕所为内容，想个对子出来，如果对得通，这件事就既往不咎。”顿了顿，“当然，以后不得再犯。”

陈梦吉一听，心想你要我再犯我也不敢了，但厕所这污秽之地叫人如何做文章？低声问：“黄老师，难道厕所都可以吟诗作对？”

“当然当然，”黄老先生来了兴致，“厕所文章固然不登大雅之堂，便也不是没有好句子。古人便有一联云：‘文成自古称三上，作赖如今已十年。’三上者，马上、厕上、枕上之谓也。大文人欧阳修就主此‘三上’说，谓正宜于读书做文章。其实讲读书，也不一定要‘草绿满窗’‘红袖添香’。陆游云：‘呼僮不应自升火，待饭未来自读书’，此谓书无时不可读也。”说着说着，突然发现自己已说离了题，便一晃脑袋，“罢了，说多了你也不懂，快想个厕所对子出来了事！”

陈梦吉低头冥想，搔首苦思，不知不觉师徒两人已绕了大鱼塘一圈，又走回学馆来。陈梦吉突然灵感一动，叫一声：“有了！”

“说来听听。”黄老先生虽自认学富五车，但真要写个厕所对子也未必真能写得出。

“我也不知通不通。”陈梦吉用手骚骚脑袋，看着老师，“板宽尿流急，坑深粪落迟。”

“好句，妙对！”黄老先生一听，大笑起来，那样子似乎是为自己有这么个高徒深感自豪，“好一个‘尿流急’‘粪落迟’，此老杜句法也。”拍拍陈梦吉的脑袋，“勉之，勉之。”慢慢收住笑容，感慨起来，“吉仔你够聪明，将来必有所成就，可惜，”顿了顿，“恐怕以后走的不是正途。”

对当时的陈梦吉来说，正途不正途根本无所谓，不过听到老师这样称赞自己，当然是心中得意。不说陈梦吉这边得意，只说牛王炳那边却是惨了。

牛王炳右脚踏上坑板，左脚抽起正要踏过另一边，冷不丁整个人就掉落粪池，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毕竟是小孩，这一吓便吓出毛病，再加又着了凉，当晚便发高烧，谵语胡言，吓得他妈整夜没睡。以后一连几天，尽管天天服药，却不见好。他妈不禁心中发慌，便带着儿子出省城找他爸梁三财。

当时梁三财刚好瞒着乡下的老婆在城里娶了个妾侍，正在温柔乡里销魂，想不到老

婆带着儿子来了，女佣陈嫂见是太太驾到，想拦也不敢拦。

照当时的大清律例，并不实行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人娶几房妾侍没什么出奇，但梁太陈氏可是个火爆性子，见丈夫瞒着自己娶小老婆，自己却在乡下带着几个孩子，气得即时发作，大吵大嚷，叫梁三财头皮发麻。

不过吵归吵，已成事实，又不能告官，也只有认了，先医好了儿子的病再说。梁三财也并非没有血性，见儿子这个样子，问明情况，立即延医诊治，医了足足一个月，才算好了。

陈氏见儿子病已痊愈，自己住下去只是憋气，便对丈夫道：“阿炳就留在省城读书好了，你愿意回来就回来。”收拾行李，自己返回陈村。

梁三财原来还想回乡下找黄老先生的霉气：我儿子在你学馆读书，怎会掉到屎坑去，你这老师是怎样当的？但一想，老婆若在村里跟自己吵闹，岂不大大失面，罢罢罢，也省得回去。

黄老先生就这样免了一次大麻烦，学馆少了牛王炳，正所谓蛇无头不行，阿福阿寿等人规矩了不少，全馆同学读书比以前用功多了，陈梦吉也慢慢回复调皮本性，跟同学们嘻嘻哈哈。

不觉新年已过，南方热得早，转眼间便是夏季。这天学馆放假，吉仔妈见吉仔头发长长，便给了他分二银，叫他去剃头。陈梦吉拿了钱，向村口走，迎面碰着倒眼平。

两人在学馆一向老友，倒眼平一把拉住陈梦吉，道：“吉仔，墟场有人玩马溜戏（广州及四乡人称猴子为马溜），又不用上学，去看马溜戏好不好？”

陈梦吉素来喜欢看新鲜，一听有马溜戏看，哪肯放过，心想看完再去剃头不迟。于是两人一路小跑，直奔墟场。

今天正好是墟日，墟场里人山人海，叫卖声此起彼落，一片喧哗嘈杂。“当当当”，东北面的空地传来锣声，两人直奔过去，见马溜戏还未开场，正在打锣以招徕观众。陈梦吉看看自己一身白衫白裤，母亲刚刚浆洗过，一会儿坐在地上看戏，岂不弄脏？回家定会被爸妈责骂。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熟人可以帮忙看一下。正好看到同乡的大鼻华在不远处摆了档口卖汤丸，急忙脱下外衣裤，折好，走过去叫声：“华叔，请帮忙看一下，我要去看马溜戏。”边说边把衣服放下，拉着倒眼平钻进人丛中，走到场中第一排，席地而坐，双手抱着膝盖，看马溜爬竹竿，翻筋头，绵羊拉小车，站着走。从开场看到收场，玩马溜戏的人也不向小孩收钱，乐得嘻嘻哈哈，免费娱乐一场。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四五点钟，马溜戏散场，倒眼平怕爸妈责骂，先回去了。陈梦吉走去汤丸档，向大鼻华道声“唔该”（广州话口语，多谢），取回衣衫，急匆匆直奔剃头铺，来到门口，一摸衣袋，弊！（广州话口语，坏了！）分二银没了，连那把心爱的小刀也没了！

心中吓了一跳，没有钱还怎剃头？出来这么久，头又没剃成，回家妈妈定然责骂，爸爸说不定就是一顿藤条纹猪肉。刚才钱和小刀明明放在口袋里的，一定是大鼻华或他的儿子阿良仔拿了去。急转身走回汤丸档，问大鼻华：“华叔，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钱和刀仔？我明明是放在口袋里的。”

大鼻华见吉仔走过来，早已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梦吉话未说完，他已把眼一瞪，满脸杀气腾腾：“吉仔！东西可以乱食，话可不能乱讲！你自己的东西自己不看好，反来

问我？我是负责给你看衫的吗！你给了我工钱给你看衫吗！你想搏蒙（白撞）吗！……”连珠炮式的反问，把陈梦吉骂了个狗血淋头。

陈梦吉只是个小孩，哪能跟大鼻华争吵，只得憋了一肚子气，低着头又走回剃头铺。

这回真是惨，钱丢了还要被人骂搏蒙，回家一定会被老爸打骂一顿。陈梦吉如何多计，这时候也无计可施。正急得几乎要放声大哭，突然看到爸爸的朋友陈森从墟场那边走过来。

“哈哈！黄老师说的，天无绝人之路！”陈梦吉灵机一动，突然像发现了救星，急忙迎上前，叫声“森叔”，正想问借分二银剃头，一闪念，不行，第一这样太没面子，第二他若回去给爸爸说，爸爸会认为我有意丢他的面子，藤条就打得更大力，不得了，便随机改口问：“森叔上哪儿？”

“做完工，去剃头。”陈森平时得闲就在墟场帮人搬菜搬猪肉，赚两个钱。

“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也！事到如今，一定要搏一搏！”陈梦吉心中叫道，说到嘴上却是：“世侄我也是去剃头，我们叔侄齐齐剃好了。”拉着陈森的手，装出非常亲密的模样，两人便走进剃头铺。

陈森听吉仔自称“世侄”，心中好笑，但小孩子嘛，也不说他。

一老一少各坐了一张剃头椅，剃头佬见生意上门，立即侍候。陈梦吉一边剪发，一边便向陈森问长问短，左一句阿叔怎样，右一句阿叔如何。正是问瓜问豆问时年，讲玩讲笑讲诗篇。

两人一问一答，东拉西扯，剃头佬们都以为这一老一少是两叔侄。吉仔的头小，好剪，不一会儿便剪完，跳下椅子来，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剃头佬见他有人带来，也不问他要钱。

吉仔看到陈森已剪完发，正在十二分享受地闭着眼睛让剃头佬给他挖耳屎，另两个剃头佬则在招呼新来的顾客，没人注意他，便一闪身，溜出了剃头铺。

陈梦吉出了铺子，却没立即跑回家，而是躲在几条街外的墙角，等陈森出来。

陈森挖完耳屎，照照镜子，颇感满意，便跳下椅子，正要掏口袋付钱，便听剃头佬道：“老友，多谢四分八。”

陈森心中打突：剃头铺坐地起价？看一眼墙壁，价目表仍是写着：剃头二分四，取耳一分二。便叫起来：“岂有此理！两样加起来才三分六，为什么要收四分八？”

剃头佬忍着气，向他解释：“剃头二分四，取耳一分二，小童刮头一分二，合共四分八。老友，一文钱也没有多收你的。”

“呸！刚才那个阿吉，不过是个同乡。他有他剪发，我有我剃头，我俩是认识，但他有他荷包，我有我钱袋，为什么要我出他那一份，你为什么刚才不跟他要？”

剃头佬道：“刚才你两个，一边剃头一边指冬瓜画葫芦，非常熟落，谁都听得出是熟人，是叔侄辈。他一声声叫你阿叔阿叔，你做阿叔的，照理也应该给侄子出个剃头钱，谁知你们是各有各荷包的？”

另一个剃头佬有点嘲讽道：“一分几厘，认不认帐，有何问题？就当买了个生果吃不就得了？说了这么多，都值回一分几厘啦！”

做大人总得讲面子，陈森心想，若硬不认帐，未免不会被人指背脊说小气，落个吝啬名。幸好就一分二，罢罢罢，掏钱付了帐。出得门口，走了十来步，突然看到陈梦吉从远处飞跑而来，口中大叫：“森叔等我一下，我去付了剃头钱，大家一齐回去。”

陈森没好气：“不用了，我帮你出了。”

“森叔，那先多谢了！”陈梦吉好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刚才我没有碎银，所以要跑到钱庄去找开了，才能来付钱。既然森叔帮我付了，那我原银奉还。”边说边装模作样去掏口袋。这个时候，别说是熟人，就是稍为陌生的，也会说句“算啦！一分几厘，不必啦！”陈梦吉一听，正中下怀，也不掏口袋了，一把拉了陈森的手，又一句“多谢森叔！”高高兴兴回村去。

正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陈森心中再不愿意，但已说了，就反不了口，何况仅是一分二，只得白请了陈梦吉剃头；而且，以后也不好跟陈梦吉的爸妈说，否则岂不显得自己很小气？

陈梦吉施诡计逃过了剃头这一难，心中是一边得意一边感到甚是不甘：肯定是你大鼻华偷了我的钱，否则别人早就连衫都拿去子，还声大大说我“搏蒙”，非叫你吃点苦头不可！

要知陈梦吉如何查证是否大鼻华偷了钱，又如何施加报复，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汤丸档整锅报废 老先生误陷奇阵

第二天放了学，陈梦吉来到墟场，在大鼻华的汤丸档附近溜达。农村小孩子在墟场四处玩要是常事，大鼻华忙着做生意，根本没注意他。一会儿，阿良仔从铺里跑出来，拿了把小刀切西樵饼，玩煮饭仔。陈梦吉看得真切，那把小刀正是自己的心爱之物，昨天放在衫袋里的。想必是阿良仔手多，连钱都拿了；大鼻华贪心，有意不认帐。陈梦吉不觉心头火起，差点就要扑过去一把抢回来，但再一想，这把小刀并无特别记号，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口跟鼻吵架，说不清。罢了罢了，这小刀也所值无几，既要报仇，不要也罢。

想到这里，陈梦吉转身走出墟场，回学馆去。

过了几天，陈梦吉偷偷到中药铺买了几文钱黄岑黄柏中药中有名的苦药，又买了几文钱制大菜糕的大菜，回到家中，趁着家人午睡，把黄岑黄柏熬了浓汁，又把大菜熬了浓汁，两汁混到一起，加上三大把盐，凉了后，便成了一件冻糕。第二天，学馆又是放假，上午八九点钟，陈梦吉把冻糕包好，施施然向墟场走去。

这天不是墟日，墟场的人不是很多。大鼻华开档一回，便对儿子道：“阿良仔你看着档，我去厕所。”

陈梦吉已在附近窥视多时，一看大鼻华走到远处，心中叫声：“机不可失！”便走过来。阿良仔才五六岁，哪有心思看着那锅汤丸糖水，只顾自己趴在地上堆泥沙玩耍。陈梦吉一看左右无人，手中冻糕便往锅中一放，溜之大吉。

大鼻华这回可是惨了，买汤丸的人喝一口汤就几乎没有吐出来，大叫：“大鼻华！你用的什么料，这汤怎的又苦又咸！叫人怎么喝！”把碗往他面前一递，“我不喝了，你还钱来！”一个如此，第二个也是这样。大鼻华觉得怪，今朝好好的一锅糖水，怎会是又苦又涩？自己便喝一口，我的妈！简直是咸到涩的廿四味凉茶！急忙问儿子，自己上厕所时谁来过，儿子说没人来过。大鼻华不禁双眼发呆，一锅糖水、半锅汤丸是他做生意的本钱，现在却是全部报废，吃不得了！明知是有人捣鬼，却想来想去，想不出是谁。一会儿认为是几天前跟老婆吵过架的陈二婶，一会儿又觉得是曾想食霸王汤丸的大只广可疑，就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是陈梦吉。闷着气苦着脸回到屋里，老婆一听如此这般，即时大骂他肯定是只顾偷看邻居王嫂的女儿，才被人暗算了也不知道，气得大鼻华的鼻子由于鼓气而显得更大了，两只小眼睛几乎没喷出火来。

陈梦吉报复得手，一路上高兴得蹦蹦跳跳，跑回村里，踏进家门，正想象到大鼻华将要出现的狼狈相，忍不住哈哈大笑。突然，屋里传来四姨跟母亲谈话的声音，只听四姨道：“你那个吉仔啊，简直是调皮捣蛋，古灵精怪。上次他骗了章仔的纸鸢，事后章仔大哭大闹，他爸又把他打了一顿，搞到家里不得安宁。人仔细细就这么多计，你要好好管教他才好！”

陈梦吉的一肚子高兴劲即时飞到九霄云外，心中叫声“苦也”！

这个四姨是陈梦吉母亲的妹妹，就住在邻村，章仔是她的儿子。照广州及其四乡人的称谓，母亲的姐姐叫姨妈，母亲的妹妹叫阿姨，一般按排行称呼。这个四姨，历来讨厌陈梦吉，嫌他“不走正路，诡计多端”，每次来陈家看望姐姐，总要诉说吉仔一顿，弄得吉仔时时一肚子气，也很讨厌她。

果然，在吃午饭时，四姨又把陈梦吉数落了一通，教他做人要老实，要听话，要用功读书，要敬尊长，懂礼义，不要滑头，不要想计戏弄人，不要无大无小，等等，云云。母亲也有时帮口，说四姨说的是为你好，要听大人话。等等，云云。这些都是当时长辈教小孩子的话，尤其在农村，没有几个大人会像现在的人那样，教小孩长大后要做经理，做大生意，又或做科学家、文学家之类。陈梦吉听着大人的教导，却只顾低头扒饭，伸手夹菜。吉仔的犟脾气，他母亲早已习惯，不以为然，只是气得四姨连说“不肖子，不肖子”。陈梦吉的心中则在说：“你四姨什么料，我又没有得罪你，无谓乱骂人。好！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鬼叫你骂到我一肚子气。管你四姨不四姨，我也要你知道我吉仔的厉害！”

吃完饭，陈梦吉又在村里四处玩耍，一边玩一边想计报复四姨。不过小孩要戏弄大人，可不容易，总想不出个计。觉得无聊，便回自己的房间读“床前明月光”，正读着读着，突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吃饭时阿妈不是要四姨住两天再回去吗？这就是机会来了！

你以为这个陈梦吉想出了什么绝妙高招？说出来小孩子会觉得很好玩，大人则会感到啼笑皆非，真亏这个小鬼头想得出来。原来这个四姨，有个毛病，就是“烂训”，绰号“烂训四”。在广州话里，“烂训”的意思就是贪睡，而且睡时睡得死，放炮打雷火烛（意外火灾）也不知道。陈梦吉想到了四姨的这个弱点，立即就想出一条计来，忍不住又哈哈大笑。

四姨吃过午饭便在隔壁睡觉，睡了三个钟头刚睡醒，突然听到吉仔大笑，以为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兴冲冲跳下床走进来，一看没有异样，便没好气：“吉仔你无谓谓大笑什么？发神经！”

陈梦吉灵机一动，指着手上的书本说：“李白写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其实外面不管怎样冷，屋里的地上哪会有霜？所以好笑。”

“人仔细细，竟敢乱说大诗人，发神经！”四姨一扭肥臀，走了出去。

当晚四姨就做“厅长”，在厅堂的酸枝床上睡觉。时正夏日，气候炎热，睡厅堂倒也风凉水冷。到了半夜，月色甚明，陈梦吉轻手轻脚爬下床，悄无声色摸进厨房，拿只瓦碗，再打开妈妈的混元金斗，忍着臭，舀了半碗“屎头瓜”，再摸进厅堂，只见四姨正睡得像死猪一般，心想：“这回还不叫你出洋相？鬼叫你无缘无故乱骂！”左手轻轻把她的那条世碌侈提起，右手便把那碗伸进去。

当年妇女穿的衣裤真个是阔大无匹，一尺多的手袖，二尺的裤脚，莫说是小孩的一只小手与一只瓦碗可以在裤管里进出自如，就是放个小水桶也放得进。不像今天的女子穿牛仔裤显示诱人曲线。陈梦吉把手伸到里面，将碗一个反扣，半碗“屎头瓜”便扣在裤里。要是别人，可能早就醒了，但“烂训四”确是“烂训”，仍在安然大打鼻鼾。陈梦吉见已得手，随即溜回厨房，把碗冲干净，放回原处，再摸回房爬上床大睡去也。

不觉天明，各人起床。吉仔先走出厅堂，装模作样抽了两下鼻子，然后大叫：“臭